

1949-1979



建国三十周年

辽宁省文艺创作选

短篇小说选

DUANPIANXIAOSHUOXUAN



建国三十周年辽宁省文艺创作选
短篇小说选
建国三十周年辽宁省文艺创作选编委会编
韶华 范程 主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丹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 $\frac{1}{2}$ 插页: 4

字数: 456,000 印数: 1—75,000

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58·520 定价: 1.40元

留下来的和筛下去的

——建国三十年辽宁短篇小说选序言

韶 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年来，我省的文学创作获得了很大的成绩；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就是短篇小说创作方面的一部分成果。这些短篇的作者有专业作家、业余作家；有老作家、新作家，可以说是我省作家队伍的检阅。小说的内容涉及到建国以来各条战线和各个阶段的生活和人物，可以说是建国以来的一个历史的缩影。在这篇序言中，我不想详细分析这些短篇的思想和艺术的成就，我想谈一谈在编选这本选集的时候所想到的在文艺创作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建国三十年来，我省的短篇小说创作，如果认真做个统计，恐怕可达数千篇之多。用目前的观点来衡量这些作品的政治与艺术价值，能够留下来的，虽然远远不止选集中所包括的这几十篇，但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是被时代的“筛子”，筛下去了。细想一下，为什么有些作品能够留下来？为什么有些作品要被历史“筛”下去？总结一些经验，对今后的文艺创作是会有好处的。

无产阶级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但过去我们总是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解为紧跟当时当地的政治运动和中心工作

(所谓“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作家只要根据中心任务宣传的需要，用理论、政策作指导，搜集一些生活素材，贴上一种思想“标签”，就是为政治服务了。创作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政治概念出发，思想不是寓于艺术之中，而是去图解政治；不是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而是按既定政策公式结构故事，创造人物。这是千部一腔、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总根源。这样，文艺作品成了某项运动的“图解”，成了某项政策贯彻过程的“简史”，成了某项中心工作的“说明”。过了一个时期，随着中心工作的转移，时过境迁，这些作品很快失去了它的生命力；也有时因为政策的变化，有的作品把正确当错误的批判，或把错误当正确歌颂，完全颠倒是非。一些作品就这样被淘汰了。

应该承认，文艺是一种工具（即“党的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但这种工具的功能是什么？这个似乎是常识性的问题，目前还有讨论的必要。文艺之为政治服务——即配合政治，有一个高配合、低配合，长配合、短配合，深配合、浅配合的问题。如果把文艺的功能仅仅理解为配合某项运动，某项工作中心，那么这种配合很容易是低等的，短暂的，肤浅的。如果把文艺的功能理解为配合人们的共产主义的精神建设，作品涉及的问题不是一时一地的具体问题，政策问题，而是涉及到人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内道德观念的根本问题，那么这样的配合，就是高一等的，长远的和深刻的。作者站得高，揭示生活深，作品的生命力也就比较长久；否则，生命力就短暂。检阅三十年来的短篇创作实践，这点体会格外鲜明。这是一。

其次，文艺为政治服务，必须源于生活，必须反映生活真实，作者必须写自己的所见、所感、所信。所见，就是从生活出发；所感，就是作者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从生活感受中提炼出

主题（而不是由别人“出思想”）；所信，就是忠于生活真实，忠于自己的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忠于党性原则，不写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不去文过饰非，不作违心之文。在林彪、“四人帮”大搞法西斯文化专制时；极个别作者卖身投靠，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革命当反革命暴露，把反革命当革命歌颂，是另外一个个性的问题。回顾三十年来我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斗争是多么尖锐、曲折、复杂啊！有许多作者是看见了，思索了。但是，文艺作品作为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里加工反映的产物，我们所反映的生活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曲折性，与现实本身相差太远了。社会生活斗争是那么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矛盾，但反映在作品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有不少是“厂长（或队长）犯错误，书记来帮助，老工人（或老贫农）忆苦，揪出狗特务（或暗藏地主）”。我们面临着许多带有社会性的属于人们意识形态领域内道德观念性的问题，在作品中很少反映出来。固然，林彪、“四人帮”大搞文化专制主义，从理论上对“暴露文学”“写真实”“干预生活”搞乱了思想是个重要原因，但作者或者缺乏政治勇气，或者观察概括生活缺乏高度与深度，也不能不是一个原因。从编选这本集子中可以看到，那些反映生活斗争肤浅甚至粉饰生活的作品，理所当然的被“筛”下去了，只有反映了生活真实，涉及到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的作品，作为社会的镜子，才被留了下来。粉碎“四人帮”之后，许多作者在反映生活真实方面，是大胆一些了，作品更接近生活了，所以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这样的作品，是会留下来的。

第三，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必须寓于艺术形象之中。所谓艺术形象，按照我的理解就是：鲜明的人物性格，引起读者关心的人物的命运和饱满的人物的思想情感。以人物性格，人

物的命运，人物的情感构成作品的故事主线，来表达作品主题思想的才能引人入胜。考察一下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遗产，都是这样。我们有些作品，往往离开人物，离开人物的命运和对人物情感的描写，把对工作问题，政策问题中两种方案，两种意见之争作为故事线索，甚至以某种先进技术的发明创造过程作主线，来展开故事，满篇“问题”“方案”，外行看不懂，内行不爱看，地区性、时间性和行业性局限很大。凡是这样的作品，既不会感动人，也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

以上是编选我省三十年短篇小说选集过程中从“留下来的”和“筛下去的”观点，谈到的一点创作上的感受。这些问题，并不是什么新见解，但回顾三十年的创作实践，感到更加鲜明罢了。

任何作家都无法离开时代，无法脱离时代的影响。在我们选出的这几十篇小说中，从上面几个观点来衡量，并不是没有可以指责的缺点，但比较起来，它们还是比较优秀的作品。其中个别作品，也打上了当时的强差人意的烙印。这些，由读者去评论、鉴别好了。

1979年4月1日

目 录

留下来的和筛下去的

——建国三十年辽宁短篇小说选序言

诞生.....	草 明 (1)
渴.....	韶 华 (31)
老杜和助手.....	于 敏 (45)
少织了一朵大红花.....	白 朗 (57)
验收员.....	谢挺宇 (76)
关于吉庆喜的一篇记载.....	罗 丹 (96)
飞雪迎春.....	徐光夫 (109)
炉匠老大.....	朱赞平 (124)
他们三个.....	陈 森 (139)
没人主持的会.....	赵克胜 (155)
纪长林.....	潘洪玉 (168)
月重圆.....	白 晓 (179)
卡娜.....	杨 煊 (197)
试验田.....	马 加 (212)
迎接朝霞.....	崔 璇 (225)
喜事盈门.....	费 枝 (244)
初春的日子.....	蔡天心 (256)

赵二婶·····	江 帆 (276)
挂纪念章的老人·····	申 蔚 (297)
老艄公·····	李云德 (310)
三人下棋·····	李惠文 (324)
牧人之家·····	朋斯克 (332)
地界·····	刘 燧 (342)
风雨旗·····	李敬信 (367)
兄弟俩·····	吴梦起 (383)
旅途上·····	杨 麦 (401)
查干河在欢笑·····	王 栋 (414)
枫叶似火红·····	姚翠萍 (428)
山雀·····	王正寅 (437)
新苗·····	张贤久 (448)
扁担的故事·····	岳长贵 (459)
交鞭记·····	金 河 (466)
崔毅·····	舒 群 (476)
在师指挥所里·····	王世阁 (500)
暴风雨中·····	丁 帆 (511)
小白玫·····	胡清和 (524)
森林女哨兵·····	杨大群 (537)
神圣的使命·····	王亚平 (547)
双喜临门·····	陈计中 (579)
一矿之长·····	熙 高 (594)

诞 生

草 明

老李醒来了，一尊佛似地坐在炕上。拧亮了电灯，他才算睁开了发涩的眼皮。今天屋里收拾的特别干净，衣柜上那块黄铜锁门擦的闪亮，柜台上还摆了一碟糖果和一碟瓜子；那只坐钟嘀嗒嘀嗒走的特别有劲，不偏不倚地正指着六点。他一看见坐钟就想起自己的妻子。莫秀荣这个人就有点特别，结婚不久，坚决要买这一只坐钟。

“我有个手表就算啦，还要个坐钟？”他反对她说。

“手表是你的，坐钟是我的。你这个人在工厂只知道干活，回家来只知道睡觉。它呀，可什么都告诉我，什么时候该给你做饭，什么时候该叫你起床，它还告诉我什么时候你该回来。你别看它是个家什，它对我可比你细心！”她喜欢借个什么机会来抱怨他一顿，这他倒也习惯了，只是他怎么也想不到一只坐钟会给她那么大的安慰。

他想到这儿就失笑了。他对待妻子有两种极不同的态度。他有时觉得她幼小得象个小孩，以致她打算跳过一道宽沟时他都向她瞪眼；有时她挪动一点笨重的东西累的满头大汗，他溺爱地望着她，举举胳膊就替她做妥了。但是该吃什么饭菜，该穿什么衣服，盖几条被子，他都得依她，他也服服贴贴地接受这种母亲

般的监管。

“我妈活着，管保喜欢这个媳妇。”一想到母亲，他就兜起了满腹心事：“今天是除夕，她老人家活着的话，唉，想啥有啥，她该满意哪。”真是，人们逢年过节，感触就特别多，他这时把自己有记忆以来的事都想了一遍。他十一岁上开始给人放牛，十六岁上因为丢失了地主的一头牛，他逃来这儿，过着半饱的苦力工人的生活。不久，这儿解放了，那时他还连什么也看不清，只因为能够吃饱肚子，并且不再受人打骂，他就使劲地干活。后来青年团教导他成为一个自觉的人。哪里有困难，哪里有重活，他就在哪里出现。不久他被调到炼钢厂平炉跟前去学炼钢，并在那儿参加了党。……他想起了两个月前，支部把他从八号平炉调到十号平炉去的时候对他说：“那儿生产情况不好，只有一个党员和一个团员，你去那里要起作用。”不说远了，就说前天支部开会，号召党员带头展开迎接新年的生产竞赛，支部书记哪一句话不打动他的心？想起了这些，他觉得自己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不行，我一定得回到平炉跟前去！……”

他刚要站起来的时候，莫秀荣象一阵风似地走了进来。她一手扯下头巾，一手举起酒瓶对他晃荡，笑咪咪地把瓶子塞在他怀里，一个劲儿乐着说：

“饿了吧？我马上给你下饺子去。待一会咱俩好好出去玩玩。”她象一只家雀似地灵活，屋里屋外乱转。她一面下饺子，一面摆碗筷，嘴角含着胜利的笑容，得意地对丈夫说：“我差点给家属委员会主任王凤珍缠住了，叫我去排剧，明儿上工厂演剧，慰劳你们；哼，我才不听她的。多少双眼睛瞅着自己，脸往哪转好？再说，今天是除夕，好容易盼到你除夕休班，我该和你好好过个年。”她说两句，又到厨房去，一会又跑进来，忙是忙，可是她一丝不乱，兴致老是那么好。“她说等一会来接我，还说把你也接

去。看吧，等一会，咱俩就去文化宫看热闹去了。让她来接吧。看完热闹咱俩还看我妈去。听着，今天你什么都得听我的。”

看见妻子今天特别爱说话，笑的合不拢嘴，老李一时不知道对她说什么才好，只用爱抚的眼光望着她。心里想：“和她在一块堆过个年，敢情不错。她就是会摆弄，将来生上一两个小孩子，她准会把他们收拾得干干净净，逗的他们热热闹闹的。可是她知道我要回工厂，她会气炸的。”他想到这儿，皱起眉心又坐了下来。越是看见她快活，他心里就越发踌躇了。

一会工夫，饺子和下酒菜都摆开，秀荣满满斟一杯递给李庆臣说：“喝吧，今天你乐意喝多少就喝多少，完全听你的。”她说着，从眼睛、鼻尖一直到嘴角都流露出幸福的欢快。

“我一点也不喝，你知道我上班之前不喝酒。”老李郑重地伸手推开她的杯子。他知道这句话一出口会引起不愉快，因此他紧紧皱着眉毛，象在小组会上准备争论的时候一样。

“你疯了，你今天不是歇班吗？你忘了吗？”她非常诧异。因为事情来的太突然，她脸上的笑容一下子还收不回去。

“今天本来该我轮休，可是我一定得回工厂去和工友们一块儿过年。那边总比这儿要紧一些。”

他那副一经决定、绝不改变的脸色，莫秀荣是很熟悉的，她正吃着的半个饺子忽地撂下了，脸上的最后一丝笑容也给赶跑了，好象晴朗的夏天里突然下了一场雹子一样。沉默了一阵，她鼓足了勇气，用撒娇的口吻争辩道：

“今天我一定不能让你去上班。这是该你休息，可不能怪我扯你后腿。和你结婚以后，我还没有和你在一块过过年哩，好容易盼到你休班，你偏要回厂子。我问问你，平常休班，你还在家休息休息，为啥过年却偏不肯休息？”她由撒娇变成气愤，气愤又逐渐变成悲哀了。

“和你结婚以后，我还没有和你在一块过过年哩。”

这句话可也真有力地打动了。他站起身来，走到她跟前，摸捏着她的发辫说：“傻丫头，我当然愿意在家过年，和你在一块过年多好玩！可是你知道这个年是什么年？”他本来想对她说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可是这些话他都没有说出口，只对她：“秀荣，你该赞成我去工厂才是。下次休班，我保证陪你看电影，好不好？要不，在你妈家呆上一天也成。”

秀荣把身子一扭，甩开他的手，绝望地嘟哝着：“你进步，我落后，就你一个人进步！”她干脆饭也不吃，爬到炕上躺下。

老李闷闷地吃了几个饺子，戴起手套，站在炕前好一会，想安慰安慰她，又想好好教训教训她，但到底一句也没说，转身就出门奔工厂去。沿路上机关商店都张灯结彩，他也没心思去观赏。一直走到了铁西区，在锰铁炉喷出的火光辉映下看见了一排高炉的巨大的身影，他才又高兴起来，不觉加紧了脚步。

到了工厂，看看时间还早，他跑到会议室去。那儿人不多，十号平炉的几个工友在一块打扑克。小魏一看见老李，不相信地揉一揉眼皮，定睛一看，高兴地嚷着：“老李，你来啦！”他的声调那么惊奇和快乐，使得大家都一齐抬起头来看。炉长老潘用老炼钢工人的那种镇静、果断的丰姿翘起大拇指说：“老李好样的！”

王成章把扑克一撂，一手捺着老李叫他坐下，认真地追问他说：“你老婆怎么肯让你出来？”

老潘抢着回答说：“你要学习先进经验，先得请请大家的客。”

他这一说，逗的大家都大笑起来。老李不会开玩笑，给这帮年轻伙伴们你一句我一嘴的倒弄的不好意思起来。他脱口说道：“在这儿过年，比在家能强十倍。”

“当然强呀，明天，该咱们选你当劳动模范啦。”

大家一听这句话不是味儿，赶快回过头去看，原来屋角里二助手陈祥沛远远离开大家，独个儿抱着膝盖坐着呢。老李笑着走了过去，在陈祥沛肩膀上一拍说：

“你老兄过年也不说一句好话，你屋里的和你成天相处，不讨厌你吗？”

陈祥沛看见自己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心里稍稍有点畅快；但是老李并不因此发怒，他心里又有点失望了。陈祥沛自从今年春上升为二助手，但是工资没有提高，便满肚子牢骚，什么事情也看不顺眼。这时他有意给老李下不来台，斜着眼睛走开，理也不理他。老李一点也不介意，回到大家这边来。小魏却在那儿打抱不平，在陈祥沛背后狠狠地瞪了两眼。

换好了操作服，大家高高兴兴地接班去了。除开陈祥沛落在后头以外，今天晚上他们很整齐地一块儿跑到十号平炉去接班。炉前炉后都检查过了，各人都把自己负责的那部分的情况了解清楚。台前打扫得特别干净，休息室门前还挂了个红灯笼，这能叫上班的人的精神爽快。老潘他们正在表示特别满意的时候，交过班的丙班炉长老陆用抑郁的语调望着老潘说：

“我们班原打算炼一炉快速钢来迎接新年，只是，没配合好。记住呀，没配合好！你们看着办吧，能够为你们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

李庆臣瞪大眼睛一脚跨上前，正要向老陆说什么，老潘镇静地一把拉住他。两个人的眼睛不约而同地相遇了，互相看了一眼，就象已彼此了解似地不说话了。交接班完毕，老李一把拉住老潘说：

“老潘，刚才你为啥不让我说？你这个人太慎重啦。我们应该坚决完成上一班的计划——炼一炉快速钢不好吗？咱们这个炉子叫‘青年炉’，咱就得让它有股青年气才好。”

老潘缓慢地点点头，望着他，仿佛征求他的意见。随着说：“炼钢不同别的，需要各个部门一条心，没有充分布置不敢动手。”

“谁说不是呢？刚才他们出不来快速钢，是因为和上一班，和原料、吊车、大罐都没有配合得好。配合，靠人去做，这好办呀。你召集一个会，把工长也请来，合计好就干吧。你、我都是党员，我们首先要有信心，是不是？”

老李把工长王洪德找来了，老潘举起胳膊一招呼，大家敏捷地在挂料槽前蹲下了。

老潘用最简练的字句向大家说：“还有两小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个新年就到了，咱们‘青年炉’的工友用什么去迎接她？瞅，丙班要炼一炉快速钢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他们已为我们创造好一切条件，现在全看咱们甲班了。”

他这两句话蕴藏了很大的煽动力，小魏听了已按捺不住，为了表示他的衷心的拥护，他加添说：

“今儿晚上还添了个老李。人家年都宁肯不在家过，跑了来不是为了多生产为啥？”

煤气烧的正旺，平炉里熊熊的火焰从炉门缝里冒出来，一股热劲儿正有力地温暖着平炉工友们的心。就凭着这些炙热的火焰，和热烈翻腾的钢水的熏陶，炼钢工人早就锻炼出来不怕赴汤蹈火的坚强的气魄，和当机立断的机敏。今天是除夕，偏偏老李又抛开温暖的家跑到车间里来；再经炉长老潘这么一说，谁还能沉得住气呢。大家嚷着说：“出一炉快速钢赶趟呀！”

“赶趟！工长，下决心吧！”有人直逼王洪德。

“嚷嚷倒容易，实际做到并不容易。这是炼钢啊。”王洪德拿脏污的手扶一扶眼镜，看看大家，嘴唇连一丝商量的笑容也没有；他竭力要显示他的不易冲动的性格。

老潘在那边显然很为难，踌躇着没有开口。大家看见炉长不

说话，也就互相看望着。老李机灵地点醒工长说：“丙班才加完头一批料呢。”他本想说说怎样争取迅速装料、补炉，怎样设法争取时间；不过，他仔细寻思，象他这样的一个一助手，在工长面前说一番快速炼钢的道理，只会惹起他的反感罢了。可是他一定得坚定他的信心，有意抢前一步，站在王洪德跟前，提高嗓音说：

“工长，我记起来啦，那时我还在八号平炉哩，九月里你领着八号平炉不是出了一炉七点五十二分的快速钢吗？那一次国庆竞赛我们八号平炉还得了第一呢。”

这句话大概打动了王洪德，他高兴地望了望老李，用短促的声音快乐地笑了两声，然后摆起正经面孔说：“哦，你不提我都快忘了。可是你知道那一次有专家的帮助，并且按操作规程办事，费了多少劲啊，工友们好歹协作得不错罢了。”

老潘趁机紧接着说：“我们一定协作好，按操作规程干，你只管吩咐吧。”

大伙七嘴八舌地说，激动得这位毕业后在平炉前工作还不到二年的大学生也高兴起来了，不觉用亲昵的语调对大家说：“你们等着吧，我会叫你们累的直不起腰杆来的。”

听见工长说这话，大家知道他已同意，就都满意了。现在老潘吆喝一声都是很有力量的，他扬扬头，摆摆手就等于一种号召。炉门开开，李庆臣已经准备好大铲的镁砂往前墙贴。工友一个跟一个地都跟着一铲一铲地贴。听见他们的计划，八号和九号平炉的工友都兴奋地过来帮助。人们在炉门前左右两边自然形成的行列，快捷得象个自动的机器，只有轮到陈祥沛时，他的动作缓慢，活象机器的齿轮转到这里就被一粒小灰砂卡了一下似的。炉内的火焰越来越旺盛，不断的冒出炉门，用它的巨大的鲜红的舌头，威吓着工人们，也煽惑着他们。他们的长手套和操作服的

袖子实际上已经挨到了火焰，炉内高温的热力烤得他们的眼睛发干，脸上象抹擦了辣椒似地辛辣作痛；汗水在他们的唇部、面颊、肩背和胳膊上直流。可是他们没有退却，倒是用象是制服猛兽的气魄更凶狠地把镁砂往炉里投。他们心里越是高兴，动作就越敏捷和轻巧。白烈的火焰终于被他们制服住，炉门闭上了。大家纷纷解下脖子上的手巾擦脸，有去喝水的，也有跑到喷管下喷水洗头的。

看见时钟正指十二点，李庆臣看着红灯笼，猛想起莫秀荣独个儿在小屋子里迎接新年，心里感到不是味道，他想：“她也能来工厂干活多好！”还来不及往下想，看见陈祥沛到自来水底下用嘴去接凉水喝，他赶忙端一碗开水送到他跟前说：“喝这个吧，煮开过的喝了不闹肚子。”

陈祥沛有点过意不去，看了他一眼，接过水来，一口气就喝完了。老李乐呵呵地问：“还要么？”

他并不回答他，只轻轻叹了口气说：“我想回家过年，可偏偏轮不着；你呢，多好的运气，过年碰上轮休，却偏偏要回来。”如果说他在替别人惋惜，还不如说他对这件事实在想不通。

李庆臣温和地笑着回答说：“轮休每星期都有，下回再休息不晚。”

“你还没有明白我说的，今儿个是过年呀，谁不想在家团圆团圆！”

“我知道呀，”老李又擦了一把汗，顺便在铁钎上蹲下来，认真地望着他说，“就是因为过年，我才回来。这时我蹲在家里过年，只和我老婆一个人团圆，啥事儿也干不出来，年就白过了。可是回车间来，我可以和大家团圆，和大家一块儿出钢，年没白过，心里才舒坦。”

“国家才不在乎你这几个钟点哩。”陈祥沛轻轻把手一摆，

然后把手套放在粘土块堆上，自己坐在手套上面去。

“谁说不在乎这八个钟头？不，连一分钟的劳动也有用。你敢说不是吗？咱们不是有六亿人口吗？一人一分钟，你算算有多少点钟？”

“那末以后就根本取消轮休得了呗。”陈祥沛不紧不慢地说。

“老陈，话不能那么说。可是人心是肉长的，想想已往，想想今天，我干起活来恨不得把全身的力气都使出来。”他兜起了满腔心事，只想把话往外掏：“老陈，在早我什么罪没受过？我十一岁上就给地主放牛，逢年过节想回家看我母亲，他们不但答应，还打的我皮青肉肿，我是吃皮鞭子过的年啊。可是你知道我母亲多想我，哪怕三天不吃饭也攒出点钱来给我包菜馅饺子。我记得有一年除夕，我母亲一面下饺子一面对我和我妹妹说：‘庆臣，你快快长大吧，总有一天，我们会包肉馅白面饺子吃的。’那时节柴草烧的可屋子香味，小马架子里烤得多暖和；我那时啥也不懂，瞅着火焰，只安慰我母亲说：‘妈，我们要包肉馅饺子，米缸里还放满高粱米哩。’我母亲笑了，可是我妹妹比我更不懂事，嚷着说：‘不，是白面，不是高粱米。’我母亲没有骂她，只宽宏大量的对她笑一笑。……”

这时大家正是歇歇手的时候，看见老李和老陈谈的那么带劲，陆陆续续走过来听。老李谁也不望一眼，瞅着前面的平炉，只顾说下去：

“那个时候，我只为了肉馅饺子和满缸的高粱米，熬苦熬煎地活过来啦。鞭子落到我身上时，我咬着牙根想着我母亲所盼望的肉馅饺子；地主骂我时，我沉住了气想着妹妹所需要的白面……”

谁听到这里，一番好意地替老李高兴，打断他说：“现在该满足啦，白面、猪肉，要啥有啥了。”